“探寻康巴历史 弘扬康巴文化”·专题策划

轻濡漫染菊坛香

德格县阿须乡岔岔寺觉姆表演的格萨尔藏戏。

■ 记者 谢辉

戏剧被称为舞蹈、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刻、建筑之后的“第七种艺术”。而中国戏曲，乃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体系的总称，泛指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学和戏剧表演艺术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戏剧。这是我自羽为戏迷后，从杨丹叔老师推荐给笔者的《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之比较研究》一书学到的。读着这本书，许多沉淀的往事于光阴的深处浮现。

戏曲，笔者最初听到是在幼儿时，那时爸妈所在的运输公司是红火的国营单位，文化生活丰富，广播里天天都放“革命现代京剧”，人们常学阿庆嫂、江水英，妈妈会唱很多京剧段子，笔者认识的叶娘还演过小常宝。后来知道那是样板戏，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戏曲样式。不论样板戏的功过是非，那些戏曲唱腔高亢嘹亮、唱词通俗易懂、内容直白平实、矛盾冲突简单明了倒是合了大多数群众的心意，让笔者也得到了最初的戏曲启蒙式的感染。

在临邛，县里有个戏班、还有专门的戏园，排演了《沉香救母》，阿婆带笔者去看，故事是取自中国神话，写的是天宫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书生刘彦昌，违犯天规私自下凡。最后被其兄二郎神捉住压在华山下，三圣母之子沉香长大后救出母亲的故事。神话故事，神仙腾云驾雾、仙境美仑美奂，当时的舞美、特技还没有高科技的配合，神仙飞来飞去全用绳索把演员吊起来飞，靠绳索牵引，沉香、三圣母也能衣袂飘飘地飞行。就是这仙境迷离、仙童圣女吸引了好多孩子进入戏院，看着神女天仙天上地下的飞来飞去让我们兴奋。大人听戏、孩子看热闹。阿婆听得入迷，说笔者舅爷听戏更厉害，一听锣鼓响就知道是什么戏文。

在临邛剧院还看过一出川剧《十五贯》，是古时破案的戏，主角况钟是个良吏，为了不冤枉好人，亲自查案，最后终于捉住真凶娄阿鼠。最后围绕十五贯钱而展开的破案故事曲折跌宕，最近笔者才知道《十五贯》是曲高和寡的昆曲的代表作品。

电视不太普及的年代，小小的黑白电视播出过一出川剧《闹齐庭》，写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老病垂危时，其众子争立，大闹齐宫，将齐桓公困于夹墙，断其饮食，齐桓公忧忿而死的故事。在纷纷闹闹中，帝王之家争权夺位、亲情断绝。这部戏非常的“闹”，“闹宫”、“闹廷”、“闹丧”，当时笔者觉得戏曲蛮娱乐的，后来读了战国历史，才品出了其中苦涩味道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虽然娱乐方式不如现在这么丰富，但小朋友们也多选择其它的娱乐方式，没几个和笔者一样看戏，笔者也没有伙伴可以交流。后来上高中时，终于有了一个“志同道合”的朋友霞，那时临邛的剧团已日渐衰微，我们俩会相约去电影院看戏曲电影。《穆桂英大战洪州》、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七品芝麻官》，杨家将、孙悟空、唐成等熟悉的人物、故事让我慢慢迷上京剧唱腔的优美圆润、伴乐的安稳如流水、表演的不疾不缓一唱三叹。

胡琴声起，一张几案摆起鸿门宴，一把宝剑挡开百万雄兵，提钢鞭上马怒声喝敌退，摆水袖抬绣鞋上绣楼；抬头娇羞仰望冰轮初转腾，把盏金樽痛饮千杯不醉，羽扇纶巾抚琴城楼唱空城，暗黑夜三岔口英雄际会。小小舞台，纵贯千年历史、演绎人生百态。一张一几即一历史场景，一条马鞭即一匹乌骓骏马，两面画上轮子的旗子即猎猎战车，现实写意再现舞台，故事美漫展开来。

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台，唱念坐打演爱恨情仇，手眼身法步神采夺人。戏曲每个行当各具其美，花脸豪放、旦角柔媚、须生沉郁、丑角诙谐，面黑性直的包拯、忠烈多情的虞姬、绵里藏针的林冲，对于戏剧人物的褒贬、扬抑，就在一张张大胆夸张的脸谱、美仑美奂的扮相、宽厚醇正的声腔里传达，戏曲明艳虚拟的氛围里，濡染中华民族尚美之情、扬善之义，后来笔者又喜欢上了曲调轻快、唱腔轻快的黄梅戏，也看过其它地方戏，如豫剧《花木兰》、《朝阳沟》，越剧《柳毅传书》、《追鱼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女附马》。慢慢地，知道了全国有好多的地方戏，京剧是国粹，有著名的梅派和程派青衣等。

一直被喻为阳春白雪的昆曲，最初只喜欢它的浓词艳句和婉丽浮华意韵。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！”杜丽娘这样的闺中女子，于委婉起伏声腔、幽静雅致园林凸显清丽梦幻之美。一次偶然机会，一个人安静地看了《夜奔》，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奸臣陷害，夜奔梁山。“专心投水浒”的林冲，报国无门，有家难回，仍忍不住“回首望天朝”，“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”，落泊苍凉中写尽英雄的悲情。却原来，昆曲的阳刚之美、苍凉之美更见细腻动人。

飞逝的岁月，戏曲的美，一点一滴地在心间漫延。看，行云悠悠，听，流水潺潺。时光脚步缓缓、光阴画卷舒展。品，人生迷离，忆，往事依稀。相思绕眉间，风华绝代杜丽娘，愁绪漫心田。落泊英雄林冲，迎逆风阵阵透骨寒。美丽故人、动人故事，在戏曲里完美再现，如此轻濡漫染，春雨潜然。戏曲如花悄然于心上盛放。

戏曲界雅称梨园、菊坛。朔风起时，菊正艳，万花凋时，菊绽放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戏曲正如寒风中盛放的菊，散放着沁人馨香。

最近一次看戏是2007年在康定川剧七十年时，因为要写一篇有关康定川剧团的稿子，当时为纪念康定川剧七十年的历程，原康定川剧团的老演员齐聚炉城。他们大多是四十多五十岁年龄的人，最长都已七十多了，满怀着对川剧的热爱聚在一起，上演过去的经典剧目。虽然川剧等戏曲边缘化状态让他们内心伤感和无奈，但心底放不下的戏曲又使他们割舍不下对戏曲的痴迷，于是常问候、常聚首、常回忆成了他们之间为川剧而活的一种常态。采访过程中被他们的真心感动、也为戏曲的魅力折服。

在中华戏曲的大家庭里，藏戏也是中国戏曲中独特美丽的一枝。藏戏从诞生到现在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中国古老的民族剧种之一。严格地说，藏戏笔者还一部也没看过。记得幼时看过一本关于藏地的小人书《朗莎雯波》，美丽的朗莎是农家女，被山官老爷强娶为妻，受尽折磨而死。一直不知道《朗莎雯波》是部传统藏戏，直到读到谢真元女士的《藏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较研究》。原来《朗莎雯波》是约十七世纪创作的，反映的故事是十一世纪的，是藏戏中唯一一部反映下层妇女苦难命运的剧作。藏戏除了非常经典、久负盛名的《格萨尔王传》外，有《文成公主》、《诺桑王子》、《卓娃桑姆》、《朗莎雯波》、《白玛文巴》、《顿月顿珠》、《智美更登》和《苏吉尼玛》等八大传统剧目，还有《云乘王子》、《德巴丹保》、《喜白旺秋》和《格萨尔王传》系列等传统、经典剧目。相较于汉族戏曲，藏戏的演出环境独特，在广阔的广场演出，演员和观众不固守演区的界限，并能与广阔时空相呼应。藏戏唱腔高亢、表演动作幅度大、采用夸张面具等调动宏大现场的气氛。鲜明的广场戏特点使藏戏吸引了广大农牧群众，并持久地保持着原生态的鲜活。书中将汉族戏曲与藏戏进行对比、研究，厘清了汉族戏曲与藏戏的基本轮廓，也引起了笔者对藏戏的兴趣，希望有机会能欣赏到天地大戏台的藏戏艺术。

《藏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较研究》是极为专业的研究中国戏曲的书，读完这本书，很多内容还不能完全消化，但是为自己补上了一些中国戏曲的基础课程。

一直以来，笔者与戏曲是这样若即若离，只是个伪戏迷。不知戏曲的源、不懂戏曲的流，有机缘时，近朱染赤，戏曲的清流濡湿衣襟、濡染美丽，倾心于戏曲的美；没空闲时，让戏曲的余音潜伏于心，想落天外、思飞古今，算是一种熏陶吧。

从寺庙扎巴到灵魂工程师

马尔多在查阅资料。

■记者 马建华

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给记者打来电话聊起了色达中学藏文教师马尔多，他对马尔多刚出版的藏文译著《爱因斯坦传》赞不绝口，希望媒体能给予关注。记者因此结缘了马尔多。

立志用知识改变孩子们的命运

马尔多，别名土登扎巴，色达县然充乡桑桑村人，出生于1966年。文革动乱期间，他读完小学后，背井离乡来到甘肃省甘南州拉卜楞寺当扎巴。

寺庙生活枯燥乏味，然而马尔多却把寺庙当作学习文化知识的殿堂。在那里，他系统学习了藏传佛教经典理论、因明学、声明学、历算、诗歌、藏文字帖和唐卡画等等。

“我所在的那个村子，村民都很贫穷，孩子们和父辈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，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很少，很多人没有读过书，没有什么见识，连县城都没有去过，通过读书走出去的人几乎没有。我那时候就想，我不能走父辈们没有文化的老路，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成为村里的文化人。”马尔多说，有了理想追求，就有了用之不竭的动力。

通过在拉卜楞寺7年的潜心学习，马尔多学有所成，他决定回报家乡。1986年，他毅然回到了色达，当时色达县教育部门求贤若渴，推荐马尔多当上了然充乡的民办教师。然充乡是色达最偏远最贫困的一个乡，马尔多毫不犹豫地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终身从教的生涯。

“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很激动，迫切希望我们乡的孩子能够考上县城的学校。因为他们只有走出去，才能找到自己的差距，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。”马尔多说，他想把他学到的知识全部教授给孩子们，他和他的同事们一心扑在教学上，从藏文字母教起，逐步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然充乡的孩子终于走进了县城的学堂。孩子们有了出息，家长送学生上学的积极性高涨。

1992年，色达县教育局安排马尔多到克果乡中心小学任教，他在教学上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教学成绩名列全县前茅，多次受到县上的表彰奖励。

1997年，色达县中学创办首届藏文班，因藏文教师紧缺，教育局决定调马尔多到色达县中学任教。教学环境在变，马尔多的教学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。迄今，他已经送走了六届毕业班。他教的毕业生中，有的考上了中央民大、西南民大、四川民院等高等本科院校。

马尔多说，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学无止境。为了提高教学水平，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，他参加了各种培训和学术研讨活动，并在四川民院藏文系读了四年，完成了大专学业。

“我的汉语不怎么行，所以我一直坚持用藏语母语进行创作。创作了不少散文、诗歌，在藏文报刊杂志上发表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出版了诗歌集《黄叶》，论文集《红叶》，《与学生家长的谈话》及《三十颂》藏文语法等，其中《三十颂》现在用于本校教材。”马尔多坦言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教学成果时，并没有沾沾自喜。在学术的殿堂，没有最高，没有最好，只有孜孜不倦的努力。

学习借鉴中外优秀文化

马尔多从封闭的草原走出去，学习了博大精深的藏文化，在寺庙苦学了7年，最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色达。马尔多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家乡父老，要改变一个地区的贫穷落后，必须要普及文化知识。于是，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民办老师。

在教学过程中，马尔多发现，牧民由于生活环境条件差，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，许多牧民受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影响，存在狭隘的文化观，不愿意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马尔多听到几位自诩见多识广的人在议论说，学习藏族宗教知识非常重要和必要，他们严厉地批判了外来的科学文化知识。他们以爱因斯坦为例，强烈地批判了现代文化、科学文化、国外文化。他们认为，爱因斯坦是科学领域的优秀人物，但有什么用呢，爱因斯坦没有学过藏族宗教知识，所以他终生痛苦，到死的时候，他的研究成果也帮不了他，最终他倍受痛苦地离开了人世。

听了他们的议论，马尔多感到十分震惊。为了进一步了解爱因斯坦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马尔多托朋友到处寻找各种版本的《爱因斯坦传》。找到后，马尔多迫不及待地反复看了好几遍。

“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，一生命运多舛、但他对科学的执着和追求，让人肃然起敬。爱因斯坦的故事，让人明白了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。没有科学，只有宗教，人类会永远处于蒙昧中。如果让不懂汉语的藏族同胞也能够看懂这本书该有多好。这对于转变本民族狭隘的文化观大有好处。因此，我决定翻译这本书。我2011年初开始翻译，到去年底才完成翻译工作。”马尔多说。

翻译国外名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这是马尔多第一次用藏语母语翻译国外名著。刚开始翻译时，他把大意翻译完，再专门抽时间全部修改，但这样做会遗漏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，而且受思路的局限，显得不那么流畅。因叙述方式和用语与原著有很大差异，为了保持原著的风格，马尔多颇费心思，他学的不是数学和物理专业，对书中提及的专业术语颇为费解，为了体现严谨的科学态度，遇到这方面的难题，马尔多就向数学老师及物理老师请教。一些词语在藏文中还没有统一的说法，比如“钟慢尺缩”和“火神星”等等，这就要靠他在理解了这些词语的意思后用藏语造词。

一个民族要发展进步，绝不能固步自封。马尔多说，藏民族创造的拼音文字在人类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，如至今仍让许多专家学者痴迷的藏族医学、文学、宗教文化等等，这些源远流长的藏文化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得以发扬光大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好时代，更应该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外先进文化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民族，任何一种文化，必须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，相互学习借鉴才能发展进步。

马尔多的藏文译著《爱因斯坦传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从促进民族文化和谐发展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，普及现代科学理念等层面来讲，马尔多出版的藏文译著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马尔多的文学专著。

马尔多在辅导学生。

马尔多翻译出版的《爱因斯坦传》。

讲述·当代康巴人的故事

责任编辑：杨丹叔 编辑：王朝书 图片总监：廖华云 组版：阿江 本刊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新闻热线：0836-2835715 电子邮箱：wangcs555@163.com